

◇胡伟专栏·群峰青

◇人间小景

◇小说世情

油橄榄、经济林和 林下经济

“当橄榄展现翠绿、油金、黑亮的果实时，那将是你一生中见过最和谐的景致之一。”

——(西班牙)塞万提斯

推动生态和民生结合，这是双赢的事情，油橄榄产业、经济林和林下经济发展都说明了这个事实。我们先解剖一下油橄榄产业。

油橄榄是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希腊等国生长的植物，和中国本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。20世纪，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，惦记国内缺乏食用油问题，提出引种油橄榄。1964年3月3日，昆明海口林场种下了一株从阿尔巴尼亚引进的油橄榄树苗，开启了中国大规模引种油橄榄的大幕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中国的油橄榄产业已经在甘肃、四川、重庆以及云南等地蓬勃发展，不仅能做到丰产，还培育出适合本土的油橄榄优良品种。近些年，随着进口榨油设备的引进，高品质的国产特级初榨橄榄油登上国内消费市场的舞台，带动更大规模的油橄榄种植。

自油橄榄苗“安居”下来后，陇南对于这颗致富果呵护备至，书写了油橄榄的“族谱大事记”。1975年，武都汉王镇的罗永祥首先种植了12亩186株油橄榄，并于之后建起了种植园；1998年，国际橄榄油理事会绘制的《世界油橄榄分布图》上，第一次标上了中国的名字，武都区以其独特的气候条件，被划分为一级适生区；2022年，武都油橄榄鲜果产量、橄榄油产量均再创新高，鲜果产量达45万吨，产油6200吨，同比增幅分别为12.50%与6.09%；产油量较2018年已实现翻番。为了进一步推动油橄榄产业，陇南形成了“陇南行动”（围绕打造“中国橄榄之城”的目标定位，将油橄榄作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）；确立了“陇南目标”（到2025年，建成良种繁育、技术支撑、标准化规模化种植、仓储加工、保鲜冷链物流、产销对接、品牌营销、金融保险支持“一体”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油橄榄产业链体系。到盛果期，油橄榄综合产值达到100亿元以上）。

爱人老家在陇南市，我自然去过那里，实地感受过油橄榄的发展。武都区是陇南市政府所在地，山连绵不绝，土层里有水生的贝壳和砂石，估计古代曾经是河床或者海底，地质变迁让这里变得山高沟深，土地少而浅，绿化难度极大。不过，好处也还是有的，小气候不错，冬暖夏凉。土地特别适合花椒生长，还适合油橄榄生长。

记得哪次去她家时，上山看过橄榄树，灰绿灰绿的。一次，来到白龙江边，宽阔的江面两岸已经经过了湿地化处理，铺设了观光步道。我们一边走，一边看江景。一些树就包围了我们。仔细一看，树不高，一两倍人身高的样子；枝不长，树叶细小，灰绿色。叶缝之间有椭圆的小果，比枣子小，比枸杞大，这就是橄榄果。听说橄榄果出油率特别大，外观上可看不出来。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果实，给陇南带来绿色，给农民带来金钱，给企业带来财富。橄榄果不言不语，是那么低调，真有点像甘肃人的性格。

说起食用油，大家都离不开，但是国产高档食用油还是比较稀缺的。我国一直在致力于利用山地资源种植更高档次食用油植物，近几十年来，油橄榄、油茶、文冠果等生态林种植规模快速发展，市场上，国产高档食用油可选余地越来越大。

我的老家安徽省炒菜一直用菜籽油。炒菜时，金黄的菜籽油在锅里跳动，特别提味。来北京工作后，看到市场卖的食用油主要是花生油、豆油，花生油一般是山东省生产的，基本上都是大田生产的，所用花生粒大，饱满。老家一般在小地生产，花生小。豆油是东北生产的，大豆地一片一片的，机器收割。我们老家也有黄豆，都是在田埂上随便补充种植的。有时伴个凉菜，爱人说用陇南橄榄油吧，从此橄榄油走进了我家厨房。

橄榄油是生态经济林产业的一个缩影，更广阔的天地是林下经济。对于林下经济发展，社会还有很多期望。前几天单位开过一次工作交流会，一位司局领导介绍说，国家中医药局领导曾造访国家林草局，提到林药合作事宜，云：某部愿意出资50亿，和他们一起发展中药材，但是农地生产药材质量不佳，合作就没有进行下去，他们希望和林业部门及林农合作。林下种植的林药质量非常好，中国道地药材最佳途径自然是林药合作，通过林药资本技术资源对接，这类合作也许会快速发展。

记得林下经济在二十年前甚至更早时间就如火如荼了。有种药材的，有养殖的，还有康养一类的，不亦乐乎。但是，发展生态林和林下经济，自然涉及林地管理。林地管理主要保障森林资源，防止过度开发林地，导致森林资源出现问题。如今，国家在严格林地管理之后，采取了灵活宽松政策，“抓森林要食物”，相信油橄榄等产业、经济林和林下经济发展将出现一个大的爆发场景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老物件

王优

尽职尽责。

小时候，没有自来水，村人皆汲井水而饮，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大水缸，或凿石而成，或用青砖与水泥浇筑而成。老家的阶沿上，蹲一口大原石水缸，装五六十斤的木头大桶，需挑四担半水才能装满。自有记忆起，它就镇在那里。祖母说她12岁嫁过来，那口缸就已经长满了青苔。“听老祖母说是从对门山上一块整石上凿出来的。石匠打了多少工天不记得了，单是抬，就请了八个人，好酒好菜侍候着。一早上山，抬下来鸡都进圈了……”

在祖母的叙述里，我的耳畔常常回荡着叮叮当当的凿石声。我曾一次次设想过那样的场景，却怎么也无法还原那般的宏阔。二锤，钢钎，鏊子，悬崖，巨石，寂静的深山，挥舞的并不结实的手臂，填满红薯南瓜汤的肠胃……

石缸并非四面等高的长方体，而是略有弧度的容器。靠墙的一面平整略高，其他面大略成U型，若无意之间画了个勾，线条缓而柔，剖面像一颗胖胖的眉豆，缩身依墙靠立。古井水乘着木桶，吱吱呀呀，从河边来到石缸里。短暂汇聚之后，水流分开旅行，洗衣洗头洗菜，盆里锅里



家园
李海波
摄

◇风雅颂

水抱湾沚(三章)

刘鹏程

那更好。

此时我是一名行商，水港埠头上，停泊着我的舟帆。我像青弋江的水一样，来自皖南的山里，来到西河的老街，泊此歇宿。

夕阳的余晖，照在青石板街巷，有身着旗袍的女子，点着细碎的步履，背影一扭一扭，渐渐没入巷道的深处。这繁华的街巷，这丝绸一样的青弋江，宁静而祥和。往来的商贾，在沿街的商埠里进进出出。吱吱呀呀的门，精巧的木格窗，古老的天井深宅，像极了我心里的繁华。我在临街的酒肆或茶庵里坐下，想想明天的好生意。夜晚降临的时候，最好去徽音堂里，看一场戏……

其实，现在我是来这里观光的，而我却更愿意留在古代，不愿醒来。

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弯弯曲曲的老街，有旧宅子飞檐上的风铃，偶在微风里发出细碎的脆响，那是来自哪一次兵乱的烽烟里？沿河的街巷，多有半截门窗露出街面，那又是曾经的哪一次水患的见证？

河边的渡口，船埠，没见浣衣的女子，却有似曾相识的笑容，成为绩墨堂里的丹青……

此时，我只想借这悠悠青弋江水，洗濯一下我落满尘埃的岁月；只想置身在西河这张水墨浸染的宣纸上，作一次短暂的修行……

枕水官巷

官巷是古老的官巷，青弋江是古老的青弋江。但我不是从江水而来，我是随高铁来到这里。火车快速地穿过大半个安徽，我的过往太快了，光阴也太潦草。到这里来，是我需要慢下来的理由。

大鸟

王明新

终于等到这一天。

最后一批民工撤离海滩的时候，杨大脚磨磨蹭蹭，趁人不注意溜进了用苇箔围成的厕所，后来人声远了，车声也远了，他钻出厕所，脸上露出诡秘的一笑。杨大脚钻进窝棚，把草草打好的行李卷拆开，将许多人睡过的草拢到一起，把行李铺开，席梦思般地躺上去，美美地睡了一觉。后来醒了，饿了就啃馒头，渴了就去外面的水洼里弄点凉水喝，这样一直捱到天黑。

没想到因为喝了生水，杨大脚一夜拉了好几泡稀，早起两腿酸软，杨大脚嘴里一边说着倒霉，一边穿好衣服，把行李捆起来，之后点燃一根烟吸，眼睛瞅着外边的那条小路，在早晨的薄雾里那条小路时隐时现。

终于，有个女孩的身影出现在那条小道上。

早晨来巡井的时候，采油女工春燕忽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，海滩上是那么安静，安静得就像一个人走在月球上，对，是少了那些民工，那些修路筑海堤的民工。前几天，春燕给在职大上学的明子去信，说自己春节要留在采油队值班，明子很快就回了信，他说最后一个假期要回队上过，一是看看师傅们，第二当然是春燕在这里，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见面了，明子说“我好想好想那个头上扎着马尾巴，一笑脸上两个酒窝的女孩”，看到这里春燕的脸热了一下。春燕与明子是采油技校的同班同学，毕业后分到同一个采油队，后来明子考上了职大，明年夏天就毕业了，明子说一毕业“我们就结婚，白天黑夜都牢牢地守着你，看到时候还不想”，看到这里春燕的脸又热了一下。

春燕是从背后被扑倒的，她倒下的时候面部朝下，手中两只取油样的桶飞了出去。扑倒她的那个物体压在她背上，重得像一座山。那个物体喘息了一会，然后将她的身体翻了过来。春燕看清了，扑倒她的是个头发蓬乱胡子茅草一样满脸猥琐的男人。男人得意地朝她笑了一下，然后就解开了裤子。春燕怒不可遏，不等那个男人再做别的动作，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，双手抡起管钳朝男人砸去。男人显然没思想准备，匆忙中一躲，管钳还是打在男人腿上。男人叫了一声，不等春燕来第二下，管钳被男人夺走，嗖一声扔了出去，管钳在空中飞行了一段弧线后隐没在一片草丛中。

春燕又一次被扑倒，春燕又是踢又是抓，男人一只手抵御着春燕的反抗，另一只手去扯春燕的衣服，春燕朝男人脸上吐了一口，乘男人用袖子擦唾沫的时候，春燕一下子把男人从身上掀了下来。春燕摸到一只油样桶，春燕从地上爬起来，男人再扑过来的时候，春燕把手里的油样桶抡得像一只疯狂的蝴蝶。男人脱下棉袄，挡在前面，春燕的油样桶就失去了威力，破棉袄发出一声声无辜的低吟，春燕再次被扑倒。

男人抵御不住寒冷，把春燕坐在身子底下去穿棉袄，春燕乘机一把抓住男人的裤带，用力一拽，男人被拽倒。春燕从地上站起来，男人也从地上站了起来。春燕转身就跑，男人在后面追，当春燕气喘吁吁感到再也迈不动腿的时候，男人突然被什么绊了一下，重重地摔倒在地下。男人骂了一声，爬起来，将一个什么东西扔出去，是另一只油样桶，后来两个人就滚在了一起。后来春燕实在没了丝毫力气，被男人牢牢地控制在身子底下。男人开始解春燕的衣服，春燕想反抗，可身上只剩下了喘气的劲，春燕想，完了。

突然，一声清脆而嘹亮的叫声，划破海滩的静寂，接着是两声，三声，后来这叫声就响成一片，像一支乐队在演奏。

雾已散尽了，太阳无私地把光线撒在大地上，就在杨大脚昨天取水的那片水洼上，落满了他从来也没见过的飞鸟，它们高腿长颈，浑身雪白，头顶却血一样红。它们刚刚到了一个新地方，对这里清清的水蓝蓝的天，对静静的荒野和荒野上的红柳、黄蓍菜充满了喜悦，它们欢快地叫着，扑扇着巨大的翅膀，像是在庆祝一次乔迁之喜。后来这些大鸟有的迈着悠闲的步伐很贵地在水边上散步；有的站立水中，不时把嘴伸进水中啄食什么；有的鸟成对地站在一起，你啄啄我的羽毛，我啄啄你的羽毛，这只含情脉脉地叫一声，那只也含情脉脉地回应一声，亲热得像一对恋人……这是一个多么和、友好而和谐的世界呀！

杨大脚一时看得呆了。突然，杨大脚从地上爬起来，有点沮丧，有点羞愧，他拍拍身上的泥土，把扔掉的管钳和两只油样桶一样样找回来，放到春燕身边，看也没敢看一眼这个他预谋已久想得到的采油姑娘，钻进窝棚取行李，向一个叫仙河的小镇走去。

